

論

語

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頁四王其中文藏
金伯子漸遠吉宜

參校

憲問稽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君

無道而在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是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曰此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朱註

憲問至恥也

憲原思名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

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

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克伐至仁矣此亦原憲以所能而問也子曰至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按何晏集解今以此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何本

出按朱子謂此篇疑憲所自記是也

論語記語弟子皆稱字憲字子思此不記子思問而記憲問故朱子云然毛奇齡駁之謂篇中所記如兩宮過字子將陳亢字子禽

字字子儀又宰子蓋疑求也爲之最微之類皆齊名則此非必自記也云云清按陳亢兩宮過宰子皆係以氏求也牢曰則紀事紀實非問辭且皆有上文此當從朱註

張之賢而學且干祿子曰三年學原憲家貧夫子故因其問而誠之恥者私心自愧之謂觀

憲清靜樂道家語原憲清靜守節食而貧不爲病史記子貢相衛結廬連騎排簪入朝巷過謝原憲憲嫌

能行謂之病若爲宰而辭九百之粟則其能體夫子之教可知矣仁者人心生生不息

之理克伐怨欲則心之私而足以害理者也四者人所易犯而處貧者尤易犯於

此而不行則私去而理可存矣故憲以爲仁然不行者力制此心而不使犯也力

能制心所以爲難惟是今日制之明日復出此念制之彼念旋生不清其源而徒

過其流則私終不可盡而理終不可復故仁不可知此蓋盡致力之久已有所得

故質之夫子而夫子因所能而進之也

按夫子之道原憲與不伐不求章之進子路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何曰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朱註

子曰至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愚按既名爲士則顧名思義自有無窮責備無窮事業若苟且偷安則不如農工商賈尙得執一技以自養矣曰不足以爲士有無限痛惜勸勉意

按毛奇齡黃式三皆謂居爲居無求安之居

然朱註之訓亦有此意而意更詳遠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鄭曰危猶高也邦

無道危行言孫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諫也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

朱註

子曰至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愚按危訓厲訓高峻亦訓正

訓正本之義王氏健聲引此經義式三曰此訓義長

皆不隨俗之意孫之言順謂隨

俗也邦有道君子自見之秋言必可行行必可言故當守正不阿邦無道則當留

有用之身匡濟時變故舉動雖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談以招禍也

漢之盛劉宋之元祐黨明之東林黨皆邦無道

而言不極者也以此章言之豈聖人之所許哉故韓魏公謂石介爲怪鬼而順昌者流亦聽者所不取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曰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註

子曰至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

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愚按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言者心之聲得於心而發於聲故必有言人心生生不息之理之謂仁心者氣之主心不息則氣自強故必有勇若第觀於言與勇則或口給衆人血氣用事而已矣故不必有德仁

南宮适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豷豷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朱註

南宮至若人

春秋傳作澆

此古者同音假借字

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尙德之心矣

愚按适非敬叔辨已見公冶篇羿古射官名後以官爲氏此羿者夏之有窮后氏

也

說本毛奇齡按古者羿有三說文釋帝射官夏遠云羿之先世爲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使羿射焉九日堯解大開云羿爲深日鳥羽解羽歸應易亦云羿張十日此雖不經然堯時要嘗有羿

合夏太康時有窮之君而三矢然當時之羿無可致見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羿恃其之無不得其死之說故此當爲夏時之羿然羿爲古射官之名則有窮之君豈虞舜堯時羿之後以官爲氏也羿恃其

射

見夏四

距太康於河

書太康尸位放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又左傳澆夏后相朱註以爲羿所滅也

因夏民而代夏政

傳夏後自銀運於其家衆附寒泥而殺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造室幾葬路史遂復取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姚格幾葬家衆奉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泉卽泥之子澆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湯宋壽趙師伯傳舉鳴出發孔說每戰以刀橫截晉書上見歌十幾十決無當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七年浚伐將都大觀於滿覆其舟滅之也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伯康輔少康滅之左傳羿臣寒泥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淫行媚於內而施

善善惡惡之理又能喻不答之微旨非德之已成者不能故以君子許之而又以
尚德嘉之清按孔子者聖之時者也苟生於唐虞之世而畀以治水教稼之任則
亦一禹稷也適蓋見及於此故以爲問孔子不答者蓋相喻於無言之表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曰君子猶未
能備也

朱註

子曰至
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愚按君子偶不仁無害其爲君子小人偶或仁終見其爲小人況小人之仁其暫
也其迹也而其心則斷斷然不仁矣此聖人示人以觀仁之法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
忠必欲教誨之也

朱註

子曰至
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

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愚按誨納誨也勞者逆用其愛誨者逆用其忠能勿云者情性之曄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也清按以納誨爲忠正以防專制之弊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

謀於野則無所

未絮故得事理之要謀於國則爲巨室世卿舉財爲諸大夫和嘛故不能盡其才非有異也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

辭裨諶者人長作卑華經世辨引鄭康成曰卑諶草創言創爲草蓋朱註從之不取適野之義

鄭曰卑諶草創言創爲草藁

清按此據草經言辨增入爲補經城所漏引者

世叔

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子

產居東里因以爲號

列子東里多才清按朱註東里爲地名以襄二十六年楚伐鄭入南里隨其城言之則東里宜亦有城然西北皆不曰里隱元年太叔命西郭北郭或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是鄭之東南曰里西北曰

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鄭曰討論整理

朱註

子曰至潤色之

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稿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脩飾謂增損之潤

色謂加文采

愚按春秋之時楚與華夏爭盟鄭攝其間爲南北之勢所必爭其受兵禍始於厲

滑按莊十六年夏齊人宋人衛人伐鄭秋利伐鄭是鄭受文滑按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因文夫人之責伐鄭齊與南北之兵之始蓋齊桓方斷楚文亦莊顯而鄭則厲公矣也文魯宋救之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譏告楚焉有焉乃止楚

爲厲王鄭爲文公後自後僖元年三年楚晉伐鄭自齊桓盟楚於召陵始附得息五年齊桓盟諸侯於首止周王更召鄭伯曰若撫女以從楚鄭文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晉伐之八年乃乞盟於葵邱及齊桓卒二十一年與楚孟之盟執宋襄公二

十二年鄭伯如楚至二十八年晉文城濮之戰諍楚而鄭乃復附中國林氏曰齊桓卒而鄭背朝楚諸夏之變於齊鄭爲亂附自狼淵已還滑按文九年楚穆王伐鄭師於區區晉趙盾救之不及是時鄭爲亂公聞也

晉楚并爭南北之軍交集而穆滑按僖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門於楮快之門文九年有區區襄滑按襄宣元年五年曾受楚兵遂及楚平十年夏晉伐鄭取成冬楚伐而晉成之十一年與楚盟於岐陵十二年楚莊王以鄭又事

晉伐之入自扈門至於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遠晉荀林父救之與楚戰於馬陵敗林氏曰岐陵之盟鄭師雖夏以事楚

政許於馬陵十四國之晉悼滑按悼公名及成四年與晉盟於成滑按成公名踰魯成六年楚嬰齊伐鄭晉欒黶救之遇於陶邱鄭爲之成之葬也悼滑按悼公名及成四年與晉盟於成滑按成公名踰魯成六年楚嬰齊伐鄭晉欒黶救之遇於陶邱鄭爲之成之葬也

鄭受楚重將會公子成於鄭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時晉景公有疾太子州蒲會諸侯伐鄭子罕略以養鄭乃歸鄭伯十二年夏宋穆元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楚成會於盟陳十五年楚伐鄭及無陵子罕伐楚取新石十六年齊楚以汝陰之田求

成於鄭盟於式城夏晉厲公敗楚兵滑按僖公名及成元年二年晉悼公曾伐鄭時子罕當國子願爲政之世專王於鄭陵十七年夏多難候兩伐鄭滑按僖公名及成元年二年晉悼公曾伐鄭時子罕當國子願爲政以官命宋改不從晉七年僖公將與諸侯爲鄭之會子願使駘駘之

應之從晉則楚伐之從楚則自盟宋而後晉楚交霸南北之兵暫弭滑按自成十二年夏宋穆元合晉楚之成盟陳澤不久即敗盟

至爲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台晉楚而簡楚以軒民晉師至又從之隨性玉帛持於二境以待張者而庶民遠從楚九年冬

楚伐鄭鄭遣士莊子爲報書曰鄭不唯晉命是聽敢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願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盟之間大國不惟有禮與晉之使其鬼神不遠故其神祀其民人不離事其土地失歸幸苦險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亦可振也於是晉悼公從之從而收晉與志者亦如之晉荀偃欲改盟書公孫舍之曰明大神要書焉若可改也大國

鄭南門一在是年秋會於魚鰕鄭人賂晉樂師曰必無難焉十八年楚伐鄭鄭沙於魚鰕之下車從後與晉荀偃定

清伐定之世兼事之春秋自盟宋之後二十九年晉荀偃祀三十年如晉荀偃祀二十七年盟於宋始領兵定

公名事之世兼事之春秋自盟宋之後二十九年晉荀偃祀三十年如晉荀偃祀二十七年盟於宋始領兵定

會晉及鄭侯之大夫於厥慙晉鄭諸公世也十二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請免喪而後歸命十

三年子產子太叔相鄭伯會劉子晉侯及諸侯盟於平邱十六年晉韓宣惠鄭二十年子產卒晉鄭定公世也故辭命

之繁且難無過於鄭清按劉子晉侯曰命會盟之辭也周官大司馬二曰命注鄭司馬云命論諸所屬爲命公羊莊十

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莫式三曰命者聘會之書因於使者未行之前是聘禮君使者遣之上介立於左接開命道事執

主以授使者受主禮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凡疑既設禮者出請命賓入介西禮西面致命爲命即爲此也傳三十六年

展齊受命於展禽以爲此也師有命也至聘禮於陳幣之前夕云史記禮書此書齊幣之數又齊見之時亦云史

記齊此書齊幣告之辭或掩之以爲命漢史注劉子晉侯曰命會盟之辭左傳子產使子羽

多爲辭令則是於禮命之外更多鄭之執政雖其人久矣鄭侯公之世子子產執政則領柱五倍得於二境

爲辭以爲之備此爲命書二義

而南里以後數十年不被兵

伐鄭子產曰者

楚將平不如使選而歸子展從之十及執鄭政十年有辭爲功左傳仲尼曰志有之旨以足志文以足官官之屬二月楚入南里增其城涉於北而歸

子產有辭讓侯之清核子產之辭可致者襄二十二年對晉人之微朝二十四年惠將幣重高唐告范宣子以象齒焚身戒之二十五年獻陳於晉竹間陳之辭對以王命二十六年楚人囚鄭師夏父獻於秦鄭人取貨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

令正以爲諸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歐邑之域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捷之二十七年鄭伯歸自晉使子而辭不敏三十一年張武歸鄭垣有賈辭之對昭

元年楚圍遠使子羽辭以寡色細小諸瑣聽命又如晉問疾有實沈臺驂之對四年楚靈問禮於子產子產曰小國其義敢不遵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七年聘晉有賈辭之對十三年盟平路有爭承之晉十六年韓起來觀子太叔子羽辭與

之子產不可十八年鄭大夫授兵登陣子太叔恐晉討子產曰國不可小有備故也乃而裨諶諶乃裨諶之族襄二十對晉人之讓十九年立願乞晉人問故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謂晉大夫不宜專制

有氏諸曰禍未歇也然明開政將長往謹曰其在子產事不絕等則位班世叔世叔即子太叔世太古通用故太子亦有擇龍而舉則世族天葬伯有塊而子子產將以忌鄭也他事不見經傳

不聞聖教之對二十九年城杞獲豆杼之藥莊二十四年以鄭書松栢成宛村大二十七年車趙武賦草昭元年枚游楚於吳有不能亢宗之對三年趙少姜之葬恐楚及而不取懷煩聞張羅之官稱有智而後於君子又是年罕虎賈夫人

而引賤以自遜八年叔弓賀麗祁而致弔以相虞昭十一年卒趙武賦草襄十二年一晉而全游氏之廟地如是俱非謂黃父辨投讓之文小權大姜王宣黨類曼之始勞實而戒以汰侈微會而憂在宗廟亦可謂言之有物者矣子羽

鄭有兩子羽一穆公之子一公孫揮官行人此爲行人則揮也子羽襄三十年葬其葬在晏深伯有之下門三十一一年龜始獻世祖見北宮之美昭元年設履麻術知子國之假而不反民敬天從知國子之惡將自及他如松柏之門草不殖知鄭教

之不終國小不齊魯魯氏之終晉其長也魯襄二十五年降階不能對程鄭略通然明之能助之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解十六年求環請與韓宣不如子產之辭其說已行人韓服行行人子員重圍中役役者矣助之能而使之爲節子產解

大事子太叔矣秀而文公孫揮使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韓諸能謀謀於野則變邑則否鄭國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諸無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諸子使顯之事

咸乃告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鄭國以寧故夫子稱美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馬日子西鄭大夫 之故求於宋宋人與之十五年鄭伯伐齊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西與子展伐陳二十六年

子西與子展伐陳二十四年子西與子展伐陳二十四年子西與子展伐陳二十四年子西與子展伐陳二十四年

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也政也毛奇齡以為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楚之子西始見春秋是時夫子已將絕筆至立昭顯國

也其言楚子西名不著則強辭不足據 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 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於是將會來遂爾古論

此圖實申之字一子西也成六年公子申以申志 問管仲曰人也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

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名飯駢邑地名也 今臨淄曰

即駢 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 時伯氏有即管仲制奪之使至蔬食 按集解本而沒齒無

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鄭曰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

宋註或問至子產之政不專於寬如刑弊窮賦及故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

惠人實三十一年子產從政一年有執殺之訪三年乃有權制之議又昭十八年鄭火齊焚室而寬其征爲英除不毀子太叔之類昭二十年告子太叔火烈民毀水備民反督其刑也又十六年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

雨子產曰桑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祭之官邑則愛及草木矣至於陳帶五墳非不用之以保民蓋知周子西天道非祥禱所及故也孔子既言其養民以惠於其卒又出師曰古之遺愛今又曰惠人子產之論定矣至教設子西楚

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子西平王之庶子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平王卒令尹子常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而順建善則治子西不從乃立昭王昭王以爲令尹而改紀其政

亦賢大夫也昭王遊於荆臺怒子期之諫而子期即十里進言以止王心事見家語左氏定五年傳吳伐楚入郢夫榮入昭王宮子西爲主之與服以保路國於陳陳王所在而從之止子期之失陳七年遷都於陳而改紀其政

親其舍國懷止謀尹齊施恩而民愛民如子知國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恩濟就自熊渠始歷十一世至熊通爲武王而入昭秋山來仍矣此不應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事已見篇首世家持註下然書社七百之封事見史記周若張曰古者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地之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今論籍

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則書社將何所書案諸書書社者不一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又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又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錡子又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是也諸儒

解也社爲地名誤矣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在哀公十六年七月時孔子已卒於四月矣見左傳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

之詞問管仲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終

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卽此事也見荀子仲尼篇

愚按或人之問意在論才夫子之言意在尙德子產幹濟之才多矣夫子獨舉其愛人之心而定之管仲尊攘之功大矣夫子獨舉其感人之深而論之聖人尙德不尙才之意見矣若楚子西則其才足以有爲而其德一無可見故夫子不許其廁二子之列

說本周國价請按朱註引溫封一事爲外之忍事人不如是之隘也不可從至於辭王號白公觀辨已見上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

朱註

子曰至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

愚按此章之意與答子貢之問同

子貢問貧無怨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夫若貧而難富而好驕者也

宜參觀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孔曰公綽魯大夫也

趙魏皆晉卿

趙之先與秦同姓顯至趙文始封於趙其後入晉仕爲趙氏魏國名皆滅之以其地賜與焉因以爲氏子孫仕晉亦執晉政

家臣稱老

劉賈術曰士昏稱授老雖註老華吏之尊者賈疏大夫家臣稱

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厥氏老禮云大夫室老曾其附也

公綽性寡欲

下章言公綽之不欲

趙魏貪賈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

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

朱註

大夫曰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

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補爲周卜正封於滕州之沛國於平邱之間後滅於宋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裔夏桀仲商仲名應之魯國於徐州之邳降而稱伯齊爲宋後其後遂爲齊有以封田氏故孟嘗君魯國薛齊人焚薛而滕恐則先滅滅矣

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愚按公綽孟氏之支族也

真二十五年齊師伐我公綽知微子有大志而決其來之不惑其知亦似可稱惠棟曰綽左傳作卓見徐邈本經淵曰左傳哀九年齊侯使公孟綽歸師於吳公孟綽齊

大夫與孟公綽別然其釋文則云綽本又作卓清按綽卓蓋古通用字

孔子言此蓋以人各有能有不能國家用人宜量其所

長而用之也

前按如公綽之賢固有能自不能其他可知此孔子爲用人者言其不可用人而違其材非於公綽有貶辭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

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鄭曰秦大夫

秦東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時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

傳管作卞故鄭以爲秦大夫錢站曰卞卽季武子所取者魯邑非秦邑鄭說

周生烈曰卞邑大夫曰虎爭牛必鬪大者鬪小者亡然後可刺也如言果得二虎

清按韓詩外傳十云魯與師士莊子辯從新序云齊魯魯觀士莊子辯行荀子大略云齊人欲伐魯魯恐莊子不戰過士是其有勇及爲魯大夫之證或又以爲孟莊子不足據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黃式三曰文孔註訓加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統何註樂記禮記而達以達爲文樂益而反以反爲文鄭註文類也善也美善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

文文諸書也象交文易傳物相繼故曰文文以禮樂即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於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易之心而以禮酌其中也

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朱註

子路至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

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其爲人也亦成

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

片論其至非登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不足當之曰今之至成人矣

復加曰字蓋既答而復言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

禮樂有所未備亦可爲成人之次矣

愚按此所謂成人蓋無其人而想望之四子之長皆才也節取其才而文以禮樂

猶漢人所謂以經術飾吏治也然春秋之世已不易得故又取夫大節不失而有以自守者當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

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諡也禮曰公叔文子至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第與國之饑者是以

四隣交不亦文乎故諡夫子貞惠文子然則文子蓋三字諡也禮曰公叔文子至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第與國之饑者是以

明明載公叔文子其爲此公叔文子無疑毛氏曾氏漢氏注衛國有難在昭二十年蓋殺衛侯之兄懿時齊豹作亂公如死焉左傳

則爲南楚無公避齊豹之難齊氏射公中南楚之齊南楚者公子刺之字公叔文子名拔又名曼不聞字南楚也云云不知此註

者誤引南楚之事而公叔文子自有公叔文子之專特左傳未載耳左氏之南楚自爲一人誤弓與此章之公叔文子自爲一人非

彼一文子此一文子也且彼文子果即南楚則安知此文子非南楚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

豈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按禮曰公叔文子升環節通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節也死

笑義取美一事而三失皆見也定十三年左傳文子將葬公史黶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然則尚不獨報邱一事見幾賢者

朱註

子問至

文子公孫枝也

按世本衛獻公生或子當當生文子被拔一名曼並不名枝枝者拔字之誤朱註非若

維新印書館刊印

不約公孫枝於魯之文非公叔文子

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魯有公明確嘗問籍穀於仲尼見家語武城人也然義有同季於管子事又公明高見孟子引長息之問疑與賈爲同族

公明至厭

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及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愚按不言不笑不取矯激好名者類能強而制之

春秋傳史息嬖三年不言又賈大夫妻不言不笑

至時言樂笑

義取則時中之聖矣告者固過而賈言尤過孔子論人譽必有試故以疑詞姑置之以待後之核其實耳非存一刻薄之念以待人也清按或解此章其然二字指時言樂笑義取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於義亦通然不如朱註義長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武仲

故邑也

清按劉棟山曰魯有三防隱九年季公食齊侯於防此防在東近於齊本魯地也爲城氏食邑在今沂州府費縣即此章以防之防也隱十年敗宋師於菅辛未則鄆辛巳則防此防在西乃宋邑而魯取之者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杜註九

年之防在魯封縣東南十年之防在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故其有別故曰西防信十四年季康及鄆子過於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年曲京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即此云云然昭五年夏魯奔夷以卒魯及防茲來奔林註昌邑杜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

防乎是又遇之防入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結在自邾如防

使爲武仲子以大蔡見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勛

謂文仲實叔二世之功也敢不避邑乃立威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春秋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孫長而受

威紇爲客召悼子降逆之大夫曾起召公無與之齒立悼子及孟莊子死曾點與公相廢秩立昭揭屈紇請於季氏曰紇

將爲亂不使我葬及除逆將威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武氏又告季孫致威氏紇斬慶門之圖以出奔結

朱註子曰要要有挾而求也信也

愚按爲人名武仲之子也儀禮喪服傳斬衰三年章何如而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後可以爲

又何爲後之有故爲斷是人名聖人論人每就生平一事立說而畧其小節武仲夙以聖名

任其私智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據防求後一事魯人識見短淺或反以能存先祀

賢之孔子斷之曰要君一字之誅嚴於鈇鉞矣清按要君之君字今當以國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

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諱也

朱註子曰至晉文公名重耳

周襄王曰史記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周襄王十七年而亡此則春秋時止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六歲時四十四歲也且獻公於武公死後乃即位後乃蒸夷姜生申生而重耳夷姜齊侯子齊在後左氏和次甚明以十七出亡則生於獻公五年較爲可據若獻即位已廿一歲則申生長於重耳武公在獻

齊桓公名小白見後二章請詭也黃式三曰漢書郡國傳引孔子曰齊桓法而不誦顧師古注即蒸夷姜耶不可據齊桓公名小白見後二章請詭也黃式三曰漢書郡國傳引孔子曰齊桓法而不誦顧師古注金後人罕見今字遂改爲正也王引之曰誦權也正經也言詩文能行權而不能用權者則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短長也情按此皆可備一說一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

室者也

攘夷狄謂召陵之盟楚及齊之伐狄伐山戎晉之逐狄歸納王

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按心不正所以爲霸若心正則近於王矣

然桓公伐楚

仗義直言不由詭道

清按僖公三年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驪公公怒歸之蔡人嫁之四年春侯蔡蔡遠伐楚而二年秋有寺人始始離師於多魚車在盟江黃之時是盟江黃即欲伐楚因師離而不果

伐至是乃備義戰爲名而假義

猶爲彼善於此按楚師之大者無過於僖王號而滅漢陽雖今齊桓皆不資而所責乃包茅之貢使其易於聽命又責以昭王之不反取其年遠無証祇以

虛聲恫喝使其易於聽命此正是

誑處朱子以之中焉氏之說誤矣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見僖二十七年其誑甚矣非以兵

力加楚楚必不服而其致勝亦適過子玉之驕伐耳然以伐衛致楚以取勝爲誑之妙則非也孔子行軍二君他事亦

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愚按取桓文之事分言之則桓正而文譎者

謂按桓會諸侯不遵山川不加王人文則會幾內盟于虎且召王何陽矣桓不納鄭子華以獻父子之分文爲

元桓桓文公失君臣之義矣桓於昭下拜乃受文則雖隱隱有借軀之志矣桓存三亡國蔡潰而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文則衛文曹共幾不得假分曹術相引宋取濟西田不恤兄弟之誼矣桓忘射鉤之怨而用管仲忘納子糾之怨而恤魯國文則使諸侯衛侯矣桓用管仲鮑叔終身贊策文則子犯有殺豎之事介推爲船上之隱矣故衛桓之德而有木瓜之詩舊以共公不得其所思貶伯而有下泉之什而侯諸桓桓桓姓文洵問姓孟子褒桓五無而不及文此實桓正文譎之證也

亦有時桓譎而文正

謂按全祖望曰王子類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與魯十二年矣乃讓鄭厲公討亂納王而生視不問又八年天子命桓伐衛衛人抗師而桓不投受賂而還以視文

之前雖得國即討太叔帶豈不勝於桓十倍云云又夜包茅昭王之資則桓召陵之盟不如文城濮之戰桓救邢不救邢潰乃遂狄而城之矣僅衛敗不救衛文立乃成晉而城之楚邱智取巧事不如文救宋之名正言順桓借蔡姬之故侵蔡而遂以伐楚與文伐衛故是問其至於桓衣裳之會不以兵車其與文伐原示信大義示禮亦同一作用也

猶不敢越而文則陰有僭竊之志

如召王請陳伐原盟于虎等事

均是恤諸侯也桓於信義猶不敢渝

而文則快其恩怨之報

如侵曹伐衛分母入傳負歸之宮避楚三舍故衛侯等事名爲爲王室恤諸侯實皆報其私怨

正譎之分在此聖人一字

貶褒而千秋之論定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曰齊襄公

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

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

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

請按於是管仲請因鮑叔受之及堂阜而殺之歸告桓公則可使桓公從之均見左傳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鄭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矣

請按據經傳引鄭註曰莊十三年會北杏僖三年會陽穀及兩淮兩處總貫首數齊魯魯十一會而云從不取北杏陽穀則與經引鄭實無柯而有葵丘也然恐

十六年會葵丘二十七年又會地信元年會檀二年會首戴七年會賓母云本皇疏今致皇疏本文引范甯註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僖三年會陽穀及兩淮兩處總貫首數齊魯魯十一會而云從不取北杏陽穀則與經引鄭實無柯而有葵丘也然恐註亦未可據今依穀梁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言誰如管仲之仁矣

朱註子路至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至九春秋傳作糾督也

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

愚按子糾者桓公之兄也

請按程朱按漢傳昭上淮南王良書中齊桓殺弟以反國一語則桓兄糾弟由爲仲解毛奇齡駁之曰春秋書糾小白入於齊公羊曰蓋穀梁曰不讓又齊齊人取子糾

殺之公羊曰子糾貴爲君者也穀梁曰糾魯不能庇糾而存之是二傳皆以子糾爲當立也荀卿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魯兄而爭國史記云魯公次弟糾小白糾氏左傳註亦曰小白使公處子糾小白既見管子大匡篇齊傳公生公子糾兄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直以小白幼而鮑叔反不欲傳之故也莊子說拓管仲小白既兄入後而管仲爲臣歸非下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鮑叔既齊管仲臣於所公兄糾糾與桓桓國管仲桓桓中其得與鮑叔實爲桓公說兄而立非仁義也尹文子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齊糾兄桓弟之說云云按管仲之死不死當以爲子糾臣與否爲斷詳見下章至於兄弟之說可不必辨蓋無論當立不當立既爲之臣即當爲之死若

爲傳而不爲臣則可以死可以不
死此召忽必死而管仲不必死也

九合諸侯左傳林註謂北杏兩鄆兩幽檀首止壽母葵邱

是也

宋人陳人蔡人鄭人會於北杏左傳以平宋亂穀梁穀梁云然也今春秋莊十三年齊侯

及齊平也公羊莊公會桓桓桓之請汝陽之田要盟可犯而桓桓不欺齊子可而桓桓不怨桓桓之信著天下自此始十

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伯於鄆左傳鄆也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蔡侯衛侯鄭伯會於鄆左傳齊始霸也十

六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侯盟於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侯盟於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侯盟於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侯盟於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侯盟於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侯盟於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子同盟於夷左傳鄭成也公羊謂欲也穀梁同齊侯也二十三年公會齊

也。潘氏引鄭以爲何。謂鄭南陽。實首止。而母而不數。北合陽。設英。而陳明同。范常謂鄭不數。北合何陽。設而有英。邱重文。謂鄭去其與陽。與對數也。蓋去其而數陽。設也。則有何與陽。設而無英。與北合英。邱結梁。疏又曰。英邱曾盟。與時故分爲二。取公子結之盟。爲九。則去北合何。以陽。設而以兩。對兩。南。標首止。而母分英。邱盟會。爲二。而爲九。合疑。設紛。何曰。設與英。曾齊。宋江黃。同會。去彼。留此。其說雖通。英邱盟會。可分爲二。則首止。盟會。其時何不分爲二。然則鄭氏之意。何曰。鄭不云。自。鄭至。而母。而云。自何之明年。英邱以前。則始何。終英。邱可知。云。去。其與陽。設。則爲何。兩。對兩。南。標首止。而母。英邱。又可。知云。明年。云。以前。者。猶云。自何之。後。至英邱。前。耳。諸家誤會。此意。或去何。或去英邱。或於其與陽。設。互有去留。使鄭君之旨。千古不明。誠可怪也。潘繼城古註。集。漢。據。探。鄭。註。此。章。乃。不。據。梁。疏。而。據。皇。侃。疏。未。誤。矣。且。其。所。引。又。與。皇。疏。本。文。不。合。則。尤。誤。矣。然。何。之。會。雖。有。者。始。僅。著。於。天。下。之。說。而。僅。存。於。同。盟。於。合。諸。侯。之。義。未。當。似。當。從。林。氏。左。傳。註。去。何。而。數。北。合。北。合。者。潘。未。自。然。會。諸。侯。之。始。即。伯。之。始。也。且。數。何。則。屈。城。濮。落。始。與。傳。夫。人。之。會。陽。設。曾。可。數。矣。今。斷。九。合。之。數。以。北。合。兩。對。兩。南。標。首。止。而。母。英。邱。爲。定。不。數。曾。陽。設。者。管。仲。以。爲。江。黃。遠。齊。而。近。楚。此。二。會。非。管。仲。意。故。也。又。按。九。合。之。說。又有。異。於。鄭。者。宋。註。糾。督。可。備。一。體。劉。說。去。其。與。陽。設。而。數。淹。且。謂。穀。梁。洸。會。兵。車。爲。誤。此。獨。不。足。辨。劉。說。始。幽。終。淮。區。斯。大。謂。始。莊。二。七。年。會。幽。并。懼。其。陳。設。首。止。而。母。洸。英。邱。鹹。而。九。應。紹。謂。第。九。次。合。諸。侯。事。指。英。邱。曾。不。足。據。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也。其在於心則渾然一理。其溥之天下後世。則有仁民愛物之功。其由一心而推之天下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其無其心而假其迹而天下後世亦被其澤者。管仲是也。清按。豈豈已立立人己達達人。渾渾元氣。解乎其解。管仲則假之以力其氣象。迥不侔矣。召忽爲子糾臣。其殺身以報子糾義也。清按。臣不臣不係子糾之立。不立左傳。區突以其子毛。便。雙。名。重耳有年。數不肖召之以數之貳。則子糾即未立。而召忽亦在臣列。管仲傳也。毛奇齡曰。管仲雖叔各傳一子。因各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僚公命以傳二子。未嘗立也。二子爲太子。即未嘗命以舉二子爲主也。此與管仲以奚齊爲君。苟息者不同。糾宋爲君。何殉之有。死可也。清按。仲有受僞。

公仲託之重死 不死亦可也

謂按於子糾既無君臣之分則不得以召忽爲例又按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欲立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

之庸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壑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

仲輔子糾不終其本心誠不得爲仁

然特對於個人之事耳至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有功於民物者大矣雖其以

力假之而不得不予以仁此夫子所以置死不死於不論而第即其功而許以仁

也

仲之不死實不得爲仁故夫子不論此不必爲仲曲解者也如其仁或以如爲疑辭曰如何以仁許之乎如何以仁許之乎然細審口吻實不類且與下章語意不合

如猶乃也言管仲之

力乃其仁也

黃式三曰揚子法言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神如管仲乃其股也凡莊雖如其仁許之過當矣其淵源召忽殺身成仁仲亦如之亦不難清按云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所謂以力假仁

也 子路勇於義苟能詳味夫子之言則孔惶之難可以無死矣清按死糾之難者

殺身以成一己之仁也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天下之民皆被其仁也孔子置死糾

事不答而唯以不以兵車爲管仲之仁蓋以保民爲重即民生主義也然則孔子

已視民生主義重於君臣之義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即此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

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

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何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患 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

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

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請按桓兄糾弟之勝已見上章王氏未成君之說較兄弟之論爲近然以管召並論至謂召忽死未足

深嘉則誤善惡事子糾非仕於國則子糾之私職也無論子糾當立與否已立與否皆當爲子糾死其死子糾義也古人有爲朋友死者有僕爲主死者皆謂之義烏得謂召忽未足深嘉管仲傳也子糾未立則無君臣之義以先君之命召之輔子糾不終仲死然

後可見先君於地下不得爲過厚其不死實不得爲仁此不必爲仲曲解以無君臣之義召之不死亦可故此兩章夫子皆祇論仲之功而置死不死於不論

朱註 子貢至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 子貢至 霸與伯同長也 曹之升引黃氏曰天下之主

指其定名而言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聲稱而爲 衽衣襟也被髮 衽三十二年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王王政不綱諸侯之長自舉其諸侯則伯聲稱而爲 衽衣襟也被髮 衽三十二年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衽三十二年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衽三十二年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相桓之初之是非意在論仲心術夫子所答皆在相桓以後之功業於糾桓之是非并未輕置一語蓋功大於罪故舍彼論此與二子所問分兩事非并其心術而許之也誠莊家於仁字無分別又觀管召爲一例又不詳味夫子所言之意蓋欲并

管仲之心術而曲爲之解於是桓兄糾弟之說有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漢陽諸楚楚已遷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訟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

重而更爲民族主義矣

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朱註

子書至不喪喪其喪

喪失位也孔子至仲叔圉卽孔文子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然其才皆可用

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愚按此章之意與家語答哀公問辭異而意同

家語賢者論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賢孔子對曰如有衛靈公公平公曰吾聞其問門之內無

別而子謂之賢何也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私

家也四舉公子渠牟士林國士慶足大夫史頤以對喪者失國也然靈雖倖免而子孫實受其咎按

靈公太子朝猶與禮之子謂父子節國也

則餘殃之所及詎不信歟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馬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

者爲之難也

朱註

子曰至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愚按作者良心之見也人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心安而理得若大言不慙則

能踐其言者鮮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馬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

春秋哀十四年傳簡公無子使爲政陳成子弑之陳通叔人謂止執以入殺守者而

告陳通陳成子以四乘如公闕止在轅陳通殺公侍人而逐公於穀公以戈擊成子成子出舍於陳將出奔陳通止之將告君

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言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三子

委集解本作三三子下同

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詞語之而止也

朱註簡公

陳成至

簡公齊君名壬

孔子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

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

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至

三子三家也是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

告之

孔子至

孔子出而自言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

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至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警之深矣

愚按孔子去魯已後

定公十三年正月孔子去魯見世家

列國弑君者四

定十三年冬歸欽其書比哀四年歸欽其書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湣十年齊人弑簡生

皆不得請討今孔子反魯

孔子於哀十一年冬反魯見世家

而陳恒又弑其君故有是請

左傳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曰曰魯而

齊獨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請按左傳與論語微有不同毛奇齡謂正可相爲表裏魯爲齊獨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廷譴算私記所惡也之三子告一節左傳無之者退有後官史臣未聞也又按程子謂左傳所記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云云不知孔子之時王綱不振久矣魯亦將十年矣夫差遠在何處且時彼越逐何天子方伯之可告至先發後聞之說斷非聖賢所爲況長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內有謂季孫一子守二子從公懼魯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焉有不對然後恥不敗大夫退而寬乘是魯之兵柄三子分主左傳告季孫云者不過因季孫爲魯卿言季氏而妄已在其當以此章告三子之文爲正然則季孫一人且不能專兵柄孔子又何從得兵而先發乎

遂不止於春秋矣

黃式三曰史記六國表田常殺簡公而相齊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魯國田和亦滅齊而討而戰國勢成而齊韓趙魏等並連之禍乃漸行於天下

正弑君之名曰陳恒此春秋之法也

三代而上政與教合治民者無利天下之心故其出治之法皆可垂之於書以教後世三代已下世及之法行小人競爲君相之位幾絕倫類以快己私其黠者乃至廢史乘曲說而將以變易後世之耳目使百年之後不復知前事之真偽是亂臣賊子得售其技而人道且幾於滅矣春秋時主綱不損實則不行傳世教

百歷年較多無所攸經故孔子有春秋之作

春秋之法性法也

性法者人心之公即天理之公不必有其端而不可不有其端其流弊雖至處士橫議然後世善君賢相猶可追而是正之以較與秋之邦洪

說世界文獻無幾人同爲讀者於此春秋所以不遂功罪而毅然成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非勢法也

以勢法言則必大權在手貪善罰惡各得其宜而後可然當時豈有是人哉

清按殺人者抵罪況君爲一國之代表乎齊不能自討魯爲隣國自當聲其罪而討之討之而義聲昭於天下魯可以興然則陳恒之弑君正天假孔子以可以有爲之時所惜者魯之君臣無足與謀耳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朱註

子路至犯之

范氏曰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愚按夫子嘗言忠焉能勿誨乎檳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皆與此章之旨互相發明清按臣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欺則國事誤矣犯之者所以救其專制之失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日本爲上末爲下也

朱註

子曰至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就乎汙下

愚按人無生而爲君子者亦無生而爲小人者譬之一路行而上爲君子行而下爲小人必無中立之勢在行路之初辨之而已

孟子雖鳴而和聲實善一達字達如九達之利而舜桀分焉即此意也

也行有無窮無盡之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

言之也

請按爲人孔注徒能言之謂躬行不足而其言足以勸人者也然立言訓世亦在立德立功之次未可以非而古今二字雖有傷今思古語意則宜從朱註爲長

朱註

子曰至下達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愚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人無不學也學焉而視其實之所近秀者爲士頑者爲農以至或工或商亦各因其性之巧拙以定其業之崇卑其入學也自洒掃應對而極於修齊治平皆切於日用之事故曰爲己三代以後惟士入學其他則否而士之爲學每以見知於人博取富貴爲心較古人之學名同而實異故

此章以爲己爲人兩言括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子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

伯玉事衛莊子呂意家語之外又見列女傳蓋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止於闕夫人曰君子不

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行此其伯玉乎又說蘧瑗子使史默視衛政反曰伯玉爲政未可加兵又春秋傳孫宿之難伯玉不與其事而行繼其納君伯玉曰或不聞君之出教則其入曾見其賢

孔子與之坐而

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曰言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若出子曰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

人

朱註

蘧伯玉至孔子

孔子居衛嘗主伯玉家既而反魯

毛奇齡謂伯玉於襄十四年見左傳其時已爲大夫且孫曹傳之則必強仕之年矣二十二年孔子始生哀十一年

孔子六十八而反魯去襄十四年蓋七十六年伯玉已百餘歲矣情按襄十四年伯玉卽宋至強仕然至哀十一年亦必八九十歲此蔡邕釋所以云適強保生也

故伯玉使人來也按孟子孔子在衛主顯經由其

時有誤傳主顯經之事註以爲蘧瑗其實顯經卽康惠史記所謂靈公之驪樂而使夫子爲次樂因致傳聞之誤也史記又記兩主伯玉案面春秋傳又有季札使衛說伯玉與爲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也然孔子去魯

居衛最久決無三五年在南齊主伯玉案之理則有案在衛如齊公可知及老而反魯其使人適問固常事也

孔子至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

玉也

吳英曰古人使人於朋友皆弟子及子弟故孔子於使者之前稱伯玉爲夫子從平來使所稱之辭也則非僕隸可知原無不坐之理豈孔子以殊禮待之耶此蓋如大夫來聘君迎於門外立而問後乃重坐而問無恙問有

三等故記半以見爲半後之言耳清按吳說是然謂夫子乃從其子弟弟子之稱則非矣左傳季札於衛孫文子亦稱夫子

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

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

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之非

此本出淮南子而淮南子又引呂覽之文註言莊周誤也

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稱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隨之以非

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

而夫子亦信之也

愚按聖賢所以日愼一日者寡過而已夫子求無大過伯玉未能寡過皆就日用

尋常見之今人動謂無過非自棄於聖賢者乎使乎使乎美此使者

上使字指其人

無愧於

使也

下使字言無愧於使之職正如風裁風說語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也

朱註

子曰至其政

重出

曾子至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

之也

按同發篇解本以此爲一事朱子分之以爲
上二句已見泰伯篇乃重出也今從本

愚按此因夫子有是言而曾子引易象辭以申之也艮取象於山山以止爲義故曰艮止卦一成而不易卦中取象象萬變而無方引天地萬物之象以喻人身而情偽出矣艮象君子思不出位者君子謂三也艮三互震震爲出又互坎坎爲隱伏爲思也說本虞翻註參詳站說蓋一人有一人之位上下之人各安其位則不悖不求何用不臧所謂素位而行者也清按說見泰伯篇然思不出位則不惟不侵權違法越乎職守之外且亦不至放棄其職守內之責任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集註君子顯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朱註子曰蓋其行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愚按言過其行者皆未反己自思者也苟反而思之未有不內自愧怍者矣清按集註有其

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評於行也皆與此章相發明說本毛亦助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朱註

子曰至

自責以勉人也

子曰至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子曰至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

進學以知爲先故序有不同也

愚按中庸及子罕篇皆以知仁勇爲序此言仁知勇者記者所聞之殊也自道云者猶曰此特夫子自言之云爾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鄭曰謂言人之過惡

說站曰方通旁書方爲或作旁遠是也陳澧云古文

子謂子貢其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且師商孰愈之問夫子答之並無貶辭故鄭註云然孫志祖曰臨人謂正義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是亦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謂子產圖語厲王虐國人謂王皆以言其實事爲諫但傳聞有虛有實或有妄譏人者今遂以諫爲諛也黃式三曰史記云子貢善揚人美不掩賢人之過其說也微按此當可解一說而不必從

暇比方人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不

朱註

子貢至不暇

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

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

愚按方人亦借人證己之事然其弊每至明於人而暗於己開標榜之門招黨錮之禍非小失也賢乎哉者疑辭非褒辭猶云賜果賢乎哉蓋使子貢自思也夫我則不暇非自貶辭蓋以我字曉之又以不暇字針砭之猶云儻我則惟知有我而已我自修且不暇何暇方人也人我字蓋緊對而言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按阿榮集解本作患己無能也

朱註

子曰至不暇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

四見而文皆小異

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爲美不患其已知求爲可知也衡靈篇君子無德而怨不病人之不知也

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

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愚按此章與彼三章夫子言之非一時記者記之非一人文既小異語氣即有不

同學者當反復而玩味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

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皇疏言若逆詐億不信此乃先覺人情耳寧可謂爲賢者之行乎又曰先覺或蓋則反受怨貨

朱註

子曰至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

詞言雖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清按真武三曰如文十二年傳與時以善使者目動言確知其微我漢無主且告靈光反昭帝曰燕在這如何知數日內之事

或以辭貌而得之或以素行而覺之或以時事不俾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朕兆而覺之也幾者動之微知幾則先覺也

愚按此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故物來畢照如鏡取影如響應聲也抑亦

者不待用力之謂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包曰微生姓

微生姓見

公治微生高章

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朱註

微生至佞乎

畝名呼夫子而辭甚踞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

給以悅人也

孔子至疾困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

愚按春秋之世人心之錮蔽甚矣孔子周遊列國因時人之問而辨正之而歎乃疑以爲佞也固者以人心之錮蔽言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

朱註

子曰至驥也

驥善馬之名

愚按稱之曰驥必有所以稱之者猶之賢人君子各有其實行足以考見也聖人之循名核實如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何曰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註

或曰至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老子思始篇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子曰至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

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至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

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愚按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據此則以德報怨乃當日有此語老子書亦引古語也

老子之舉如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三十篇共一證當其無有數之用皆以退爲進之法

又表記上文云仁者天下之表也

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以仁義報並言則報者人心之大公非一人一家之私矣或之問意在求理之所安初非憤世而疾俗夫子就其語而反詰之而其用情之偏已見矣至明示之以直而後知聖賢處世無過無不及得乎中庸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何日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已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鄭曰尤非也下學而上達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

天乎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朱註

子曰至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至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

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惟子貢之知幾足以發此故特語以發之

愚按據史記此章蓋因獲麟而發也

史記孔子世家哀十四年春特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孔子觀之曰吾道窮矣嗚呼然曰真我知也夫子貢曰何

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義曰據史記此文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處人而衰貶道遇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

史記作公伯寮字子周索隱曰家語無公伯寮而有申繆子周繆問

云疑公伯寮是隱微之人非弟子也此恐是史記誤且據亦作違也按寮於繆繆別無攷見存疑可也

子服景伯以告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

按乃伯乃

孟獻子之會孫獻子生季伯子服它它生惠伯椒椒生昭伯回回生景伯何則於孟氏而以子服爲氏然名何不名何忌馬註誤也葉門之師恥望於城下黃池之盟抗言於會中盟而後以恭出聘書而教其火庫見以於戶隔而懷與以祝宗與加輔之則其辭令之善亦極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譖患子路也於公伯

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朱註公伯寮至市朝

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見哀十二

夫子指季孫子曰至謝氏曰雖

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耳

愚按名位之際責備所在憂患所集恩怨之府禍福之媒也以子路之賢而不免寮之想以季孫用子路之專而不免寮之惑雖景伯旁觀不平見於聲色然聖人委心任運以爲非季孫之能用子路亦視子路之命見用不見用耳不惟寮無如命何即景伯又如命何哉

金微曰子路相夫子之三都出處甲公伯寮乃想之於季孫觀子路以傾夫子依此說以此爲夫子相魯時事可備一說且於道之行履極有發明然則寮必公微處父之徒非弟子也又魯元瑒曰子服氏於哀三年始見左傳夫子相魯時已爲大夫否無可攷以時勢參之當是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繇來奔子路不肯要盟故伯寮之想行子路遂去魯仕衛明年而死孔悝之難也清按此亦可備一說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匡之也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也

朱註

子曰至辟世

天下無道則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子曰至辟言

程子曰四者雖

以大小次第言之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爲一章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愚按見幾有遲早自處有高卑可不辟而辟是隱者也可辟而不辟是無識也然非所論於知不可而爲之孔子也若孔子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以絕人逃世爲潔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蓧封人楚狂接輿也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蓧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襄柳下惠少連也

朱註

子曰至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

愚按孔子當日並未指言何人記者記此語於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後故註家

皆引隱者以實之其爲何人蓋不可考矣

毛奇齡曰程氏以作者謂清詞作而引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則於易顯義人作而萬物類神農氏作黃

帝堯舜氏作諸作字較爲親切詩按易繫不引禹湯終非七人確證竊以爲作者謂聖其訓最長此蓋孔子自明述而不作之意言作者已有七人不待更作也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論語末篇亦上稱至堯舜而止則七人當斷自堯舜合禹湯文

武周公而七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何曰晨門者開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朱註

子路至

石門地名

按朱註解石門爲地名不的指何地或遠有石門齊地一說謂即歷三年并鄒盟處非也攷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故下文云自孔氏不曰魯孔某而曰氏則以

孔子魯人舉其氏而可知也時孔子處在魯國遠子路歸魯或已歸國里偶逢子路入城均不可知宿者到郭已晚故次日以興即入國得聞對若門既大齊人行如織安得執人人而問之有此二証則石門確爲魯郭門矣說參閱若瑛

愚按孔子出處大節知不可而爲一語足以明之清按此卽今人英雄造時世之

意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日蕢草

器也蕢一音之黃從竹是竹器此蕢從草故曰蕢

蕢蕢對下蕢蕢對木蕢之也蕢蕢蕢心則有所志詩云蕢蕢蕢蕢

曰鄙哉硯硯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何日硯硯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

也硯硯行硯無知已徒空也時莫不行而對空信已道而欲行是於教化無益江蘇曰說文硯石也段注文省筆古

屬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爲屬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

則當不爲鄭曰由郤以上爲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何日未知己志而譏己所

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道

朱註子擊至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

變記石磬聲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

有編者有頌者皆爲吹笙之始其義本可以觀德今失傳矣

則亦非常人矣既而至

硯硯石聲亦專確之意故從從聲中聽出

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衛風苑有苦葉之詩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

深則衣必濕不如不解衣而涉淺則水沒腰膝而已故揭衣而涉所謂適淺深之宜也又按說文作深則疎疎者風石以澆水也

子曰至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

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

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也

愚按聞磬聲而卽知聖人之心荷蕢之賢可知其深淺厲揭之說蓋亦識時之士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然聖人具天地民物之量其視斯時無可不可豈荷蕢

所能知哉

精讀曰史記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蓋公老意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真已知之說清按此可備一說是歲亥公元年衛靈四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八

清按專制之世世

之治亂繫於君之一身故聖王不作則天地閉而賢人隱不知天下安危匹夫有

責惟英雄能造時世聖人之心安能一日忘天下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

諒信也陰猶默也鄭曰諒陰謂凶廬也

皇統高宗殷中興王名武丁殷三十帝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前帝小乙子武丁登降時殷已三百四十三年德高而可宗故曰

高宗書云作其即位乃歲諒陰三年不言嗚呼嗚呼為諒陰嗚呼為梁闇或呼梁座各隨義言之按鄭莊公記品古作梁闇如梁闇之變則廬也廬有梁者謂之柱櫨又按柱櫨即記所謂柱櫨則解下觀不納者也

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曰己已百官也以聽於冢宰

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朱註

子張至何謂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按朱子非不見鄭泉之說其曰未詳者慎於解經耳

三年

總已謂總攝已

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愚按諒陰之義以訓信默爲近

伏生大傳說命魯高宗梁開三年不言何爲梁開也傳曰高宗居凶盛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開呂氏春秋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陰三年不言說命上王

宅憂亮陰三祀無逸乃或亮陰高誘注呂覽引作涼開喪服四制謂涼開爲涼謂柱周也古者慎一木長梁於東趾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而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梁之柱謂孟子言五月居廬在未葬前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而之開平孔訓涼爲信訓陰爲默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注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謂按梁亮涼古假借字然涼亮訓信其義皆相近開陰亦假借字訓默義亦相近宜從孔馬注梁唯見大傳而大傳之文初不謂因廬即梁開也鄭義未長

禮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疏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更需人

扶乃起也謂扶病深謂哀毀過甚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疏大夫士官物不備且須己言而後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杖而起不待扶也

者面垢而已

疏惟人卑無可使但身自執事必不可病故不用杖但面有瘰癧之容而已

王者官備物具不言而事行故古之人皆

然不獨高宗也

按殷道質故太甲俱禍而聽伊尹高宗崩陰面聽華臣至於周則周公負版而後授言矣雖欲無言其可得乎漢人變爲以日易月之制流傳至今豈知天子諸侯之所以厭降而絕服者特旁期耳父

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體皆可服降乎清按方人三年不言孫可次見惟竹書紀年載夏十七君禹之後除少康遺腹
日受兄禰不諱陰外餘十三君皆禰即位二世十一世不降十三世降於二十七月之外自有降月四世仲康五
世相七世降八世降十四世降十五世降十六世降十七世降十八世降十九世降二十世降二十一世降二十二世降
即位於元年之夏初獻太康禰繼四年乃即位位性奸惡敗不為君然抑有疾不能如期即位獻至商三十君俱於先
君崩之次年即位然以高宗命卿士甘盤之文推之外有仲壬太甲之命卿士伊尹伊尹之命卿士伊尹伊尹之命卿士伊尹
降位恩貴在即位之初是外內仲壬太甲沃丁大戊皆降於家室也然自沃丁而後小庚小甲小乙三君皆不諱陰太戊而
降仲丁外壬河甲甲乙祖辛祖甲祖丁商庚祖甲盤庚小辛小乙十二君亦不諱
陰至武丁乃又行之世係耳目難於近而忘其遠故武丁獨著稱也說參麟元珍
清按百官總己以聽家

宰即今日責任內閣之義矢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何曰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朱註

子曰至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愚按孔子生平作用一禮而已

說見子案不為政及
衛君待子為政章

昔先王順人情而制禮其制之也

本之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用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間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事是故民聽不惑而
可用民可用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清按說探義通并陰二
十七年昭二十五年左傳

曰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按或有謂叩爲當者言以杖指適當其脛若非此後則反致面腫不得見今其脛則

脛見故以杖指之孔子於放人無紆作教刑之禮也清按此訓最長可從

朱註

原與至其脛

壞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外者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

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適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擊其脛使勿踰踞

愚按原壤蓋老氏列禦寇之流外其形骸全其性命視禮樂若桎梏而道其所道

其害道也實甚即如以死而歌非不知哀戚以爲適元氣於太虛是道蓋自適之事所見既偏故發見於四體者亦無一而不偏矣孔子因其夷俟而叩脛以

責之亦忠告之道也

闕黨童子將命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

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何曰童子

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

朱註 闕黨篇名

闕黨篇名闕黨里名史記世家孔里亦里名也兗州府志闕黨在府城東北一里有

闕黨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黨是也然闕黨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故以闕黨名之見史記

索隱正義又曰孔子時無闕黨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乃闕黨之闕黨諸國無姓下有孔子始教於闕黨之說但家語

乃王肅私訂以闕黨者非古之家語也故朱子註闕黨闕黨字按闕說雖非正解然舊解又後漢書載帝紀有闕黨

闕黨古註云闕黨黨字之後此註家之附會也然亦可備一說清按闕黨與武引水經註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黨史

記魯世家陽公築茅闕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黨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錢氏曰古今人表作闕黨闕古字通

用又新序雜事一孔子在州里駕行孝道居闕黨闕黨之子弟政教分有親者得孝以化之也蓋字記孔子家在故魯城闕

里中皆沐有酒禮相國之東北又云闕黨在曲阜縣西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潘維城境此諸說以爲闕黨即闕里

然水經史記新序言字記實無明文蓋謂此闕黨者宜屬兗州府志斷子斷序諸書言之不必疑其闕黨而奉命爲一也

童子未冠者之稱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至禮

童子當閑坐隨行孔子言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

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損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愚按聖人教人因材而施 此章與上章觀見夫子既不遺老亦不遺幼既不廢親又不失疏極而言之亦

於此益可見矣 請按統緒曰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

子謂其居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旋節繼節揖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

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焉可遽設云云此可備一說不如朱註較得諸人氣象也

論語稽

憲問稽第十四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主其中文義
金相子漸遠吉宣

參校

衛靈稽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曰俎豆禮器也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明日遂行

朱註

衛靈至
遂行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按同安集解本自衛靈至末之學也爲一章明日遂行句屬下爲一章朱子合之而以爲一節今酌兩本以此爲一章

愚按衛靈公無道其不亡者衛多君子耳若更好兵適以自速其亡故遜辭而謝

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鄭曰糲糧也

按鄭本作在陳絕糧

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

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清按孔子長於匡在定十三年十月解圍而反

衛實未至陳定十五年自衛適宋和雖欲殺之乃適陳居三歲反衛是爲哀元年是年吳伐陳其時孔子尚在陳否雖不可知然無由至蔡地與論語先進篇及子子在陳蔡之文不合則絕糧非與伐陳時矣孔子居衛靈公不能用佛於召子欲往又將西見趙簡子而河面反哀二年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如陳哀四年將之料乃絕糧於陳蔡之間說曾見世家稱孔氏計誤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鄭曰濫竊也何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

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朱註

子路至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

愚按先進篇及孟子皆記阨於陳蔡之間此云在陳者蓋界在陳蔡而其地實在

陳境也絕糧者道途資用乏絕無所得食也

說曾見世家稱

常人處困境易喪所守君子則

貧賤患難素位而行故無入而不自得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孔曰問今不然耶曰非也子一以貫之何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

朱註

子曰朱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

子曰然

方信而忽疑

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

至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

愚按一貫之旨曾子子貢所入不同及其知之一也然唯二子聞之其餘皆不得聞則不慎不敏不排不發學者貴自勉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清按史記弟子

傳有子張從在陳蔡間問行子曰吾忠信行而敬云云若此爲一時語則史記不當道之矣王說未確

朱註

子曰至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味之實也

愚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譬人經行之路其景物具於心目間此謂知德
子路勇於見道不忠不行唯患畧觀大意而忘其精微故言此以警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何曰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

朱註

子曰至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

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
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愚按二十二官之爲皆舜之爲也故舜可恭己而治清按此卽今日責任國務員
之意而恭己正南面則非若後世專制之君之徒自尊大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

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
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輓也
衡也說見人面無恨意 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也
牛馬如衡之取其平故曰

朱註子張猶問達之意

乎說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篤厚也

南蠻貊北狄

通鑑夏官職方氏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釋見前又說文蠻南蠻貊種諸北方多稱

立至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

母往參焉之參

見曲

言與我相參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

見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而蠻貊可行也

子說書

紳大帶之垂者

帶有紳紐約紳之不

辭垂士練帶中下時居士編帶弟子練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上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子游曰三帶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乃帶之垂者如朱說是也孔氏言大帶為紳非也清按時錄也時垂絲其兩耳及垂下之紳後腰不綴也練紳也率經也士以練為帶軍用之而腰紐其兩邊故謂之經要及兩耳皆不綴惟綴其紳故云下時錄帶示文也編帶示質也紳帶之安結也合並其紐用組以約之其紐之長與帶齊也紳乃帶之垂者蓋帶以束腰而其下垂者為紳也 書之欲

其不忘也

愚按行猶行路之行問行者問如何而後能行也外而觀之於境則行於近或難

行於遠行於此或難行於彼內而求之言行之忠信篤敬則無時無地而不可行然所謂忠信篤敬者要必一舉一動念念不忘而後能行也子張書紳蓋已得參

前倚衡之旨矣

清按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子曰言忠信云云可無一說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衛大夫史鮒也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

朱註

子曰至如矢

史官名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屍諫故夫子稱其直

君子至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愚按有道無道以衛國之安定危亂言之也

說見公治篇前此子章

史魚無論有道無道皆以

直見故曰如矢矢則省括而釋不枉曲亦不可卷懷者也

左傳史記均記季札至衛從大夫史鮒史狗事又家語因賢篇史魚

將死命其子曰吾生不能進伯玉遂彌子死無以成禮宜置尸闔下蓋公形而問焉命賓於客位適伯玉而適彌子又贊其篇史雖以道去位蓋公郊舍三日待其入而後敢入又六本篇子曰史雖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

而曲於人

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似不直突然出處合道則直在其中

黃式三曰左傳襄十四年

孫林父遂其君桓二十六年甯蒧弑其君則伯玉近闕再出或謂伯玉無此事而左氏爲經或謂有此事而伯玉爲非不知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孔子再主伯玉家據史記在衛靈公卒時爲魯哀之二年距襄十四年已六十七年則孫甯弑時伯玉年少或未仕或已仕而獻公未之信用故孫甯雖欲藉以爲策而亦聽其近闕之出也然則伯玉近闕再出亦必子非其私願謹敢論之之意又韓詩外傳外實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怙怙是適伯玉之行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皇疏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是失於可言之人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

皇疏謂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何曰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

也

愚按語默貴得其當強聒者固非緘口者亦未是唯知者能審擇所可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

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朱註

子曰至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成德之人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是害其

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愚按志者心之所之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志士者有志之士仁人者渾然生理之人志士仁人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故值陽九百六之變寧以身殉之而心安理得不枉道以求生自聖人論定之而千古名教賴以維持者大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

朱註

子貢至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則也日損也子日何謂

也子曰商也好與賢者處則也好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愚按聖門問仁多矣子貢獨問爲仁故夫子就仁之所以爲者告之大夫曰賢以事功言士無事功可見故就心術言而擇其仁者也大夫貴故曰事士賤故曰友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何曰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路越席按輅輅傳多作路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莊續樂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何曰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朱註

顏淵問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詞

中庸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今夫子所答固談禮制度考文之事

固是治天下必謂顏子爲問治天下而謂言爲邦則非也

子曰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夏小正曰初昏斗柄正在上

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此皇極經世之說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開一會而天始闢又歷一會而地始成又歷一會而人始生其說悠渺無稽然此論者蓋根天度之三百六十五度而三分

其會縮以當之且取象於每日之夜半爲子歷至寅至卯而天厚以爲天地人開闢之說也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辰者無星之處數云北斗之柄指此三辰也

皆可以爲歲

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

古人以歲星所次謂之歲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

歲星右行太歲左行歲星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織黃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鳩首在柳曰鶉火在張曰鶉尾在辰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中曰澆疆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猶是也夫左旋而無星從之曰右轉而星從之謂按今天文家攷天日不動而地體自動以其法求之所謂天左旋之遺實地轉日而行之道也所謂日右旋之遺實地每晝夜自轉一週之道也其說異而其理則同然時以作事

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

開官太史漢章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郡縣賈公彥曰中數曰歲歲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雨水月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節中氣在後

節氣一名朔氣中氣一名中數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既刊為歲朔氣則為年假令十二月小寒節在節中氣在後節中氣在後正月立春節此即前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此中氣既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若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也又按鄭謂說閏曰閏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其用建寅如正歲則謂法三歲大計革正之治之類其用建子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歲法意年則公旬用三日之故孔子常曰吾得夏時焉見禮記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夏小正謂見今大戴禮中然曰小正則必有詳備而大於此

者竹書紀年紀為九年壬午而夏時於此國想其時必另有歲得但今亡耳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又按月令

乃案時諸儒果以歲為之即用夏時至於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於三代之義更無所取今陽曆以冬至後十日為歲首有十二月而月無朔望一三五七八十等月均三十一日四六九十一等月均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閏閏則二十九日清按陽

歷以冬至後十日為歲首是以中氣為主即中數為歲之法也中數得之於日故乘設之於商路木柅也柅者大車

之名請按說路以木為之然有大路元路次路共三路而不名木柅木柅乃周之第五路朱子謂路即木路非也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柅之名

蓋始異其制也按車之制侯君與卿大夫士所常乘者也舟之制廣狹惟天子諸侯祭祀賓客朝會兵戎田獵乃乘之消按明堂位魯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是虞夏之車即路也周人飾

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賂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

言冕則服隨之非只言冕也清按五冕有五服見禹書無間然矣

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清按大裘纁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衮冕十二

衮冕十二玉用玉百四十四纁冕九旒用玉百八纁冕七旒用玉八十四纁冕五旒用玉六十衮冕三旒用玉三十六

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

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中也

劉則謂

取其盡善盡美

謂無的

解其散見諸書者已於子謂

放鄭注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

危也

愚按周正雖建子爲歲首

按春秋書春王正月係用周正胡氏以爲夏冠周月非也春秋魯史也紀事之實也含當代正朔而用前代正朔則不可以爲史用當代之月而係之前代之

時尤不可以成文而謂魯人出此乎且春秋書法如桓十四年正月戊辰元年二月癸亥二十八年春書無冰此正月二月正子丑之月故無冰爲時失若寅卯月則孟春解凍例其常也可不書矣又桓八年冬十月雨霽停十年冬大雨霽周之十月爲夏八月故雨霽以吳書若夏正則亦不必書矣又在七年秋無麥成十年六月首饒使甸人獻麥若夏正則四月麥已熟阿至六月始齊新麥秋乃書無麥也唯六月爲夏四月秋爲五月則無疑饒矣又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有事於祖又傳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乃夏十一月故爲冬之日至七月乃夏五月故爲夏之日至又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若夏正則十月在龍尾周十二月乃夏十月故十二月在龍尾也又冬暄亦以爲吳而書若夏正則冬時禾稼既熟雖不能爲吳矣又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尤明而易見者也他如冬祭曰烝而莊八年正月書烝亦其証也然則春秋時月皆用周正無可疑者

而授時實兼用

夏正

鄭引周禮已見上又周書周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維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蓋特祭事自夏茲今改

月二之日爲十二月晉周正建子之証然卒歲以二之日則仍夏之十二月卒歲也其餘如一日日於曆取氣爲二之

日其同又論冰冲冲三之日于船又納凌陰四之日事雖又獻嘉祭酒皆合周正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則皆指夏時而言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故曰七月流火九月霜降故曰授衣其餘如四月奔

五月鳴蜩以及七月之鳴蟪支葵食瓜八月之蓂莢刺楸斷蠶九月之肅霜蟄蟄十月之穫稻納禾稼限穰穰皆合

建寅之時此用夏正之証也他如易禮論語諸書所言亦多與夏時然則周雖以建子爲一代之制至其授民時則仍用夏

正以便事功也又哀十二年冬孟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伏而後舉禁火火對西流實解過也云云則春秋時曆更精亂矣

故不如專用夏時以一事功 清按孔子欲用夏時乃爲百世立歷時之準至於春秋則魯史之例孔子不

更按今改用陽曆者仍以一三三三爲春四五六六月爲夏七八九月爲秋十十一月爲冬則既不合古之事實又不合

今之習慣豈無以爲宜以一二三三三爲冬四五六六月爲春七八九月爲夏十十一月爲秋則雖改歲改月而不改時似

更善 殷路有三大路先路次路也其繁縷 案周禮作 以少爲貴 清按周禮巾車職掌王之五路

註玉路以玉飾諸末編馬而當璫則金爲之所附鑄鑲更讀如鑲帶之變稍爲大帶鄭司農曰鑲謂當胸說曰以削革爲

之士表處下篇曰馬綏三綏註曰三重三綏也二曰金路鈎鑲更讀九就馬註以金飾末爲車鈎之鈎金路無鈎有鈎亦以金

爲之三日象路朱更縷七就馬註以象飾無鈎以朱飾轡而之四曰革路龍勒更讀五就馬註以革而革之無飾而龍

云大路股路也東路南路也然則之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書命諸所便是也唯股之大路即素車即周禮之木路股以大路爲其焚經自一極至五與七以爲禮之數蓋貴其質也周則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由繁簡十二損而至於五以爲禮之數蓋貴其文耳考古者與制股路之先尚有陶唐氏之形車白馬其制尤著焉氏因形車而制駕車則其制稍文矣夏后氏因駕車而制鈎車其制又文矣殷人因鈎車而制大路則易車而路制極廣謂質極厚堅無以加矣故夫子取之周人因大路而又爲兼路其五路之材質猶是大路也五路之尺寸猶是大路也但路上所飾之金玉象革不同與夫鈎鈎焚經之多寡不同耳無礙於體面而失之者作此孔子所不取也

周冕六

冕之制以木爲幹以

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象也上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後方後仰前僂員其前而僂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幽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朱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皆僂以致恭也其字上從日三頭衣也下從兒免者約省之中表禮有則免取免以諸冕聲也天子吉服九凡冕服六弁服三春官司服職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之冕祀五帝亦如之卒先王則衮冕服享亦公祭射則鷩冕服禮四嶽山川則毳冕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服祭羣小祀及視朝則玄冕服兵車亦服視朝皮弁服凡句冠弁服孔疏引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裳止言玄朱不言所用之物此即朱子所謂周冕有五者掩弁師言之者也清按天子十二旋以次而殺威而服章亦因之爲升降是冕服之制惟周最善矣

天子以祭祀視朝諸侯以朝天子及祭大夫以祭於公以文爲貴而各有等威

按清

說見鄭黨君子不以紺纁飾節後附攷又按王制有虞氏皐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周人皐而祭禮器天子之冕朱紱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旒此夏殷制也周禮天子五采翟而周家旋數隨命數十旒弁無旒自永曰可殷制天子用朱紱二采太皐諸侯有五采皆用九旒太皐制大夫用七旒五旒士亦冕而三旒皆太皐制則天子五采十二旒諸侯大夫用有應降誦如其命數士不用冕有等威之辨也

韶舞者象舜文

德武功之盛樂之至也

清按皇侃云周用六代之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諸侯皆用周樂得則明堂位云

凡四代之樂器官皆兼用之喪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請觀樂乃爲之舞自周以上之樂見報韶謂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怡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況其茂以加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給已黃式三曰歌以詠其樂詠之不足

而無以勸其容言無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即有九成之舞舞必兼文武武亦兼舞千羽子羽附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又言韶九成韶象鳳之舞是文舞之物季札見舞韶兩前舞者武舞之物說文曰韶以箏琴人也虞樂曰韶是象鳳之舞以爲武舞荀子引逸詩鳳凰秋其翼若干其聲若蕭是也傳言舞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舞左傳言象前南衛是也舜之文德如學十六和而天地平成之類舜之武功鄭聲澠水之風澠水之風發於聲則多淫溺無檢如樂記云鄭音好淫淫志鄭注淫溺聲也孔疏淫溺也謂如七旬苗稼之類鄭聲男女相倫鄭國樂音好淫相倫倫是淫邪之志也鄭音好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謂燕女已得四別相淫燕女鄭國正義引異義云左傳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淫聲之樂也武位引莊十七則齊安己之妻妾而已所以別也鄭國年公羊傳疏亦謂鄭實其手而淫通非鄭國之鄭清按樂記云鄭音好淫淫宋音燕女則志衛音通數煩志齊音數時衛志四賦並舉則鄭聲之鄭當以國音之樂音也先儒多以鄭詩和鄭聲謂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指樂音之淫淫人聽之易生淫邪之志非指詩之說婦人也如鄭音即鄭詩則其無詩又何以言音乎列國之風本不用於祭祀賓客然至無算而無算樂賦賦詩以贈答則必用其樂以爲賦詩之節即周禮所謂燕樂舞樂也周樂十五國之風與南舞三領并舉於樂官大司樂凡舞國樂其淫聲遠聲固聲慢聲亂聲雖謂皆淫樂之所歌唯鄭衛齊宋之音至滑煩翫雖探其風而其聲但備之而已不登進而奏之故曰放放者遠放之也不言齊宋衛者音之亂雅鄭爲其首且鄭鄭而齊宋衛可矣依人務爲口給變亂是非之人也後字古皆作口才解務爲口給必至變亂是非白虎通依人當誅其亂善行傾覆國政是也又韓詩內傳少正卯之誅謂依

道已行風國政也若後道未行遠之可矣顏淵問爲邦而子以四代禮樂及當時所可鑒戒者告之則以顏

子王佐才也昔孔子嘗曰述而不作蓋聖賢生二帝三王之後但取前代之政神其損益明其法戒卽臻上治不待更有所制作也清按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其

對於君之禮又多與三禮詳略互見且嘗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孔子固以尊周爲主而恪循時王之禮者也今於顏淵問爲邦不告以修明文武周公之制而告以參用四代之禮樂何也蓋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春秋爲魯史自隱至哀二百數十年間周爲共主無有代周而王者故義當尊周孔子之對於君也或仕於其國而爲臣或遊於其國而爲外臣則義當循時王之禮然而有王者起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謂孔子仍以尊周爲事而一秉周禮則爲事理之所必不然而功成之作樂治定之制禮其必有如周公當日者從可知矣此章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卽如有用我吾爲東周之意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朱註

子曰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愚按遠近字相對蘇氏以地言是已然當兼時言之常人狃於目前之安以爲千里之外異日之事可不必計不知一念自暇自逸而禍患卽在當前矣故有識之士憂盛危明必在在預防其患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朱註

子曰至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愚按此章與子罕篇所記同而多已矣乎三字疑因季桓子受女樂而郊不致膳孔子時將去魯而發也曰已矣乎有惜功業不就吾道不行之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曰柳下惠

展禽也

傳二十六年公使展禽館師使受命於展禽則禽之賢當時若相皆知之也

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也

春秋傳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官委歸備三不仁也作虛

器嘆述此史居三不知也即此章之証

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說曰惠

朱註

子曰至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

字禽與立謂與之竝立於朝

愚按臧文仲已見公治篇居蔡章當時所稱賢大夫者也

按傳伯有觀魚之譏哀伯有茹鼎之聞文仲杜莊傳文三傳世執魯

柄用圭璋而乞糝以恤天災宮廡之何事以止妄殺孫慶之室於升陞康公之母忽其小意而之逐傳於魯國牧行父以有詩於君恤民爲君決宋莊之必興以人從欲知宋襄之經濟天子蒙慶而官守必周衛侯在執而穀玉必行六卿滅而欺遠舉之不起陳衛時而命柳下惠邑里字名諸說各異

清按鄭以爲食采柳下朱子從之而註孟子則又云居柳下超岐註孟子柳下是其號朱子以

爲居柳字禽超岐以爲名禽字季致柳下爲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皆不知其據何書至謂柳下爲號則更無可見矣柳下氏屈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季見國語字禽見左傳

以居柳下

清按

淮南子註展禽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藝文類聚八十九引作許慎註荀子成相大路篇註亦云居柳下然得地無名柳下者展季車爲士師未必有食邑當是西所屏號之如東門遂南宮延東郭偃之類姓展名獲

字禽私諡惠爲近

清按劉女傳賢明篇柳下既死門人將諱之其妻曰將諱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知妄知之乃諱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踰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發私

救民德猶大兮雖過三彌終不蔽兮度德君子永能國兮嗟乎情哉乃下世今庶幾題年今遂

其曰季者蓋以行

第稱之也

古人多以行第稱如韓伯超孟襄仲士季威季之類左傳多見之

文仲爲魯司寇

左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曰子欲去之許諸去之註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黃

二十一年季孫則臧武仲子爲司寇將盜是勝去是宣叔武仲曾爲司寇也而文仲之爲司寇否固無明文攷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司寇出高僕於竟又使太史克逐文仲之言以對有見無禮於君孫之如魯則逐爲逐之語云無禮則除司寇宜也是文仲亦司寇也然則臧

氏俱爲魯司寇無疑矣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士師下大夫四人

知其人之賢

清按方說也曰展喜篇師使受

命於展禽正文仲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謂文仲紀愛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齊之以爲三菜見外傳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賢之證不薦使爲政

請按士師雖與司寇同爲朝臣然究屬爲屬官

乃三爲士師而三黜之致殷見彼其心蓋欲久竊國柄不欲賢人之進耳孔子以竊

位二字定之亦誅心之論也

清按此章與公叔文子章正相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朱註

子曰至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愚按己與人形骸雖隔心性不異恕於己而嚴於人何以服人之心若嚴於己而恕於人則人感而化之而已之德亦將日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朱註

子曰至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矣

愚按小而一人一身之間大而天下國家之事本末終始安危常變皆宜熟思而行方無過舉倘中無主見冒昧以出之敷衍以終之雖旁觀之心爲之憤急激切亦將奈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小惠按何晏集解本惠作惠謂小小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朱註子曰至難矣哉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

愚按羣從君從羊羣則易長人羣則易教士而羣居正講習討論之時所當相會以文相輔以仁者也乃以私智相勝而無一及義之言則是玩愒時日羣居而反以致損矣欲期其成豈不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鄭曰

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

朱註

子曰至君子當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在

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愚按先言君子者揭出其人以爲程式也猶曰常人吾不知其質若何其行其出其成又若何若君子則必以義爲質而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也末又以君子結之者猶曰此其所以得成爲君子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愚按能不能指臨事言之古今人材大有大用小用小用苟其有用則皆有能故君子唯以無能爲病至於天下之大何患無知己者哉

清按宜與衛靈公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章參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何曰疾病也

朱註

子曰至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

知矣

愚按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凡一材一技苟有其實不求人知

所謂不患己知人不患人不知而不恤世之知也

自稱之矣

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善不積不足成名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達孝人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實經傳重名之証也

若沒

世而名不稱則與草木同腐故君子疾之史記記此語在孔子作春秋時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世微乃作春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何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

朱註

子曰至稱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

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

愚按求字當兼何氏楊氏二義行有不得而反求諸己則其責己也必嚴違道干

舉而望人之知己則其責人也必甚其始不過求己求人一念之別其終遂至君子小人品彙之殊人可不慎之於所求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

朱註子曰至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愚按矜易於爭羣易於黨矜似不可以羣羣似不可以矜惟君子持己以嚴而不求角勝接物以和而不肯徇人故能矜能羣而不爭不黨清按羣合羣也結公共之團體也黨結黨也同己者相附和異己者相傾軋也今之政黨其合羣策羣力以共謀國家之進步者雖其名爲黨而其實卽此章羣字之義其有不以國家爲前提而執持黨見以營私橫行者則實行此黨字之義者也羣與黨之分祇在公

私之問而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

廢言

言誠及不可以彼人之卑
廢其言言而不用也

愚按人與言宜各擇而用之聽其言必觀其行因其言之可用而遂用其人者非也其行之或惡或賤無害於其言之善因其人之不可用而并不用其言者亦非也此君子指賢人而在上位者言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註

子貢至
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愚按子貢嘗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其與此章之言雖不知孰爲先後然其因子貢所不及者而進之則一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朱註

子曰至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

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至行也斯民者今此之民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愚按誰毀誰譽有所試卽直之道也斯此也民亦人也行謂率民而民從之也夫子既言己之不輕毀譽又言此民三代以直道率之而卽行以見春秋之時政教非不可行特在上者曲徇一己好惡之私不以直道行之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朱註

子曰至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傷俗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愚按史闕文如春秋夏五

桓十四年郭公四年

甲戌己丑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辛壬氏曰再赴也趙盾劉斂皆則甲戌下當是紀陳佐殺

世子免之事而史闕之請按昭十二年竹伐鮮魚杜註不書將帥闕文也亦非證也

及日食不書朔與日

不書朔見隱三年不書朔與日見莊十九年以後尤不勝舉

秦史三豕

渡河之屬是也馬借人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敵之而無憾是也夫子猶及

見此二事而今皆亡之則人心之不多古者多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朱註

子曰至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愚按脩辭貴於立誠有忍其乃有濟故夫子垂訓以啓人也

亂之字從二子相糾結而上承下又以解之右加乙以治之如

亂之必有治而治正所以已亂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

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朱註

子曰至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愚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望而知爲君子善者惡之不善者好之則望而知爲小人若衆好衆惡則天下固有以君子而冒不韙之名以小人而獲鄉愿之譽者非善用吾察則君子小人不將汨於悠悠之口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朱註

子曰至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

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心非道弘人也

愚按道也者人之所常行者是也行其大者則大行其小者則小唯人自行其道道不能強人以行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註

子曰至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愚按過者偶然失中之謂不改則非偶然之失矣故謂之過

按按從僂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又韓詩外傳三引

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皆此章之証說本禮記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朱註

子曰至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力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愚按古語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已鬼神將通之是人固不可不用思也然思運於虛求諸虛而空無所得必徵諸實而後中有所主則學是矣此章蓋

言進功之法學勝於思非教人不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

朱註子曰至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愚按道也者人所當行之路是也學也者所以明此路者也此章蓋爲學圃學稼之徒發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朱註

子曰至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

知及至不致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

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知及至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禮之節文

愚按此章爲有天下國家者言之十一之字皆以天下國家言積民人而後成天下國家則亦卽以民言知及者策慮足以治之也仁守者慈祥足以保之也莊以蒞之者嚴毅足以馭之也動以禮者軌物足以納之也禮者先王之品節制度大

中至正者也

說本義式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

朱註子曰至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愚按天地之生材純駁不一聖人之用材長短兼收隨其器量而取之而天下無棄材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朱註子曰至者也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

愚按蹈仁而死者亦有矣然殺身成仁所欲有甚於生者是死而不死也故曰未見謂按民非水火不生活然利其生活而死於水火者衆矣若死於仁則自與比干之族雖死猶生莊子所謂哀樂大於心死而身死矣之者也說本黃式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朱註

子曰至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

清按當字有二解一適相遇也一即當也或遇其事或於當其事皆當之義也說本黃式三

雖師亦無所遜

清按

謂通字作發字解黃式三謂作死字解而引原

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

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愚按禮行於所尊則有讓若爲仁之事當之則不宜有所讓觀顏閔問仁皆請事

斯語亦可見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真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朱註

子曰至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愚按諒者信而不逆之謂

說本何異孫請按諒即信不逆義者也子曰發若匹夫匹婦之爲也又曰言必信

諒也又曰所望於一者爲其誠道也又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皆此意之謂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朱註

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

忠皆以盡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愚按食者所以養身也人臣事君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利祿非所急也後者置此念於百事之後而不以措意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朱註

紅子曰至
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

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愚按類馬訓種類是也

漢後亮母因湯文武昭公之遺其正也。然墨則別一類也。中國之月其正也。墨夷狄狄則別一類也。善者其正也。習於惡則別一類也。皆種類之殊也。

聖人

大公無私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故但有教而不復問其種類清按凡宗教家皆視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故其爲教一視平等不以疆域之限種族之殊而有所異視孔子之有教無類卽其爲宗教家之證唯耶回佛老之

教類以神異動人而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雖祭之如在如神在鄉人儼之朝服立阼階亦本於神道設教之意而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視耶回佛老純而正矣故其教人不外倫常日用之道以孝弟爲仁之本本立而道自生以文行忠信爲條目以博文約禮爲提要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也夫豈他教所可同日而語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朱註

子曰至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愚按道者人所當行之路也不同則各行一路其趨既歧其途迥別安能強爲之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飾之辭也

朱註

子曰至爲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愚按不能達其意者不足以爲辭然專務脩辭則巧佞而或反失其實意矣而已
矣者適可而止也

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鄭曰相
扶也

朱註

師冕出至
之禮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至
道也

古者替必有

相其道如此

愚按周禮太師

下大夫二人小
師上士四人

有替三百人

替按上替四十人下替
百人下替百有六十人

祗諒三百人

註祗諒爲虎賁之
帥目明者使有目者

爲之即
相也

以祗諒相替則此師冕來見亦必有相可知

清按替元金曰請使僕人正徒知太師見義
大尉過鄭師慈過宋制將執其相止之見左

展十五年傳替
替必有相之禮

當其三卅至階相者既詔之主人又詔之升堂及席至坐相者又詔之

主人亦詔之似乎諄復矣

疏元注曰夫子正樂職同中大夫師冕下大夫故迎冕俱於門內無主人告客入一節止於及階及席詔之也清按冕之來見不必即正樂時然迎於門內之義則夫子

非已爲上大夫即已爲中大夫矣

疏說可參也在夫子誠敬之至恐其失禮故再三詔之而不憚煩然彼既有相

夫子可已而不已子張之疑問以此夫子明其爲相師之道蓋體其意之所欲知

仁心之所發發於不覺也

黃式三曰禮少儀其末有獨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野亦然亦此章之證也

論語精 卷十五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